

人性的信守

一得

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易销魂。酒筵歌席莫辞烦。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

——晏殊《浣溪沙》

感谢诗词,正因为有这种特殊的文学形式存在,今人才得知古人的生活存在和切身感受。感谢晏殊,正因为他的诗词特殊,我们才能体会到人生感受的多样性。

同是悲慨人生世事,冯正中“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是悲观的体感;李后主“春花秋月何时了”,“一江春水向东流”,是自然主义的锐感;而晏殊的“无可奈何花落去”,接的却是“似曾相识燕归来”,这就是晏殊的特殊,他把感性传导变成了哲学的思考和理性的传感,这是很了不起的人生哲理在诗词中的表达。

读晏殊这首小词,或许会有人生大悟。人生苦难,人生苦难,人生苦己,因为“一向年光有限身”,“有限”:时限、局限、距离限、物质限、思想意识限。财富自由了,但许多事情不通,还是“有限”。人是有限身,公司是有限责任人,每一个人的生命在短暂的历程中都有有限,知年达生,在大限未至的时候,如何有意义地生存,是人类生存方式的重要突破。

晏殊是神童且身居高位,悟透人生,他提供的方法是“只等闲”,“莫辞烦”,“不必空念远”,“怜取眼前人”。

平常心就是“等闲”。人生既然有限,何必执念太重,一切归静归常,若有若无,无论舍离、别离、分离皆以等闲心处之,这是修养也是态度,更是灵魂的宁静升华。“等闲”,不是刻意,而是圆融、不经意。“等闲”能够突破“有限”,是因为不经意,不执念,是对宇宙方生方死周而复始的规律的通透认知。“等闲”,决不自我设限,因此,“酒筵歌席莫辞烦”。“一曲新词酒一杯”是以“等闲”为取向的社交释放,“莫辞烦”是允许参与,鼓励参与,但不耽溺,一个社交封闭的人是不完善的人。

人生之所以感叹“有限身”,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空念远”。正视有限身这个客观定律,不要操古人的心也不要想未来人的太空梦,有念远的胸襟,更要有脚踏实地正视现实的能力。梦想太远,实现不了;担当太多,实行了不;伤感太多,消停不了;落花风雨,人伤春一年,年误人一生。

既然“念远”是白白的、虚无的空想,“伤春”又是幽幽的、劳神的悲哀,那么解决方案呢?晏殊告诉我们,“不如怜取眼前人”。这首词的亮点和看点就在于此,其余都是知识点:年光有限是常理,等闲离别是常情,莫辞筵歌是常态,山河空念与落花伤春也都是常识,唯独“不如怜取眼前人”,是人生至理。

晏殊所说的“眼前人”,有几个层次的内涵:首先是相对于眼前物而言,人与物、人与财,人第一可贵。家财万贯最终还不是忽喇喇大厦将倾。爱人惜物,不可重物轻人、逐利损人。其二,眼前人是相对于身后事而言。人在世间,一向年光有限身,但却有无限的心事,参不透悟不明,牵挂着永远远的事,国事、家事、民间事、身后事,包括树碑立传的事,财产分配的事,家业传承的事。晏殊痛彻地告诉自己,怜取眼前人,不论身后事。其三,眼前人正是自己。珍惜生命、热爱生活,酒筵歌席莫辞烦,过好常态人生,不要使自己太孤苦。不合群其实是拒绝认同。眼前人除了自己之外,当然是家人、亲人、知己。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这不是享受,是互相认同,互相尽责。

人在江湖,会有多次挫败感,躺平逃离的做法都不可取。因为,“眼前人”身影相随,没有地方逃。人既在这个世上,就要“爱人”“惜物”。“怜”,就是仁爱、珍惜;“取”,就是取向、责任,取悦人生。眼前人就是自己、知己,小到家人、友人,大到企业人、社会人。爱护生命,珍惜物力,是人性的信守,也是以人为中心的信守。

得当,可不用清洁剂就能有效地去除窗外的污垢。“窗明几净”是主妇的快乐。

忙定后,坐下点开朋友圈的视频,两位小娘子溪畔相谈甚欢。镜头一转,她们准备把院子里的木篱笆换成竹篱笆。活干到一半,取了杯陈达叟《本心斋蔬食谱》里甘冽的“琼珠”解暑,听着舒缓的背景乐,我闭上眼睛,仿佛逐步姗姗于笼烟映月,竹梢立幽鸟;琴声隐隐,空潭浮萍绕……意境甚美,还有了些许的凉意,原来是空调已被远程打开了。

盛夏也甜蜜。

高温环境为乳酸菌提供了较理想的生长条件,做一罐子不加防腐剂的九分酸一分甜的益生菌酸奶,口感润滑;与水果搭配做成沙拉,美味且营养,停不下来的节奏。妈妈做的绿豆百合汤永远是最好喝的,她说这是盛夏最好的饮料。绿豆的绵柔、百合的细腻,甜中带点微微的苦,回味中苦中又带着甘甜,如夏日的清流,如情感的安抚。

待到退休时,我想还是会喜爱盛夏,那将是因为它的潇洒。陪妈妈择一远离喧嚣的乡村,迎晨风莲池赏荷,披晚霞柳堤徜徉,享受生活之简;年增岁长,清茶和诗书为伴,茶味不浓不淡,时光不急不缓,把生活所有的悲喜,化作对人生阅历的尊重。

盛夏是季节的更迭,它的热烈,反衬春天的秀美清静;它的壮美,收获秋天的五谷丰登。一如我喜欢的维瓦尔第《四季》“夏”乐章,兼具强烈与宁静、柔和与力量。

夜幕马上降临,远方的天边,晚霞红彤彤,依然那么昂扬。

喜欢盛夏的理由

一箫

小时候,喜欢盛夏,是因为有个长长的暑假。和弄堂小伙伴们喜欢玩井旁桶里的井水。我们专挑下午2-3时,各自拿上瓢,舀水对泼,追逐嬉戏,弄得浑身湿湿的、脏兮兮的。回去免不了吃一顿“生活”和呵斥,但第二天继续活蹦乱跳地玩。

一起去买断棒冰也是开心的事儿。提着保暖桶,小心翼翼地走在软绵绵的柏油路上,生怕塑料凉鞋被融化的黑色柏油粘住。到了烟纸店的冷饮柜前,等营业员掀开上面的蓝色棉垫子,我们争先恐后地把脸贴近冰柜门,享受打开瞬间那冒出的白色冰凉的雾气。

快乐的童年里,根本不会感到蒸笼般的难耐与难熬。

成长中,喜欢盛夏,因为可以在书海里畅游。书籍的来源有家里的藏书,有与同学交换的,也有区图书馆借的。搬离了几时的弄堂后,住进了石库门的前楼。白天里,房门敞开着通风,过道正对房门,成了最好的纳凉宝地。安一竹床,时倚时坐,静下心来,看环环相扣的武侠小说。盛夏的燥热就这样被行走如风、无拘无束的江湖英雄赶跑了。加上小扇引微风,惬意至极。

成年后,喜欢盛夏,是因为满怀热情。我成为了一个自立自强的青年人,以饱满的激情奔赴我生命的盛夏,在工作岗位上奋斗;而作为一个主妇,喜欢盛夏,则是因为到了家中大扫除的好时机。

窗帘比石库门的多了。选择数个晴天洗,一个人大汗淋漓,独立完成拆、洗、挂。玻璃窗就选择一个雨天来擦,方法



斯人已逝,留下的是无尽的思念。

我是永远不会相信,也不愿意相信阿兰·德龙先生已经离开了我们共同生活的这个世界的。我们的家庭会议所作的决定不

会改变。到了今年深秋,我们依然要漂洋过海,就为拜见一下我们心中的男神——阿兰·德龙先生。德龙先生——你静静地躺在墓园中等着我们,好吗? 2024.8.19晚

“最后一块肉难吃”

俞鸿虎

父亲在世时喜欢说笑,经常逗得我们哈哈大笑。哪怕再困难,欢声笑语也常充满着客堂间。

当年吃肉凭票,一周最多只有一顿解解馋。记得一个周日,晚饭吃得差不多时,菜碗里还剩下最后一块肉,油光光的吸引我和弟妹眼球。大家都想吃,可又不好意思再动筷子,因为我们都吃过一两块了,而父母只夹了点碎肉。平日里有啥好吃的父母亲总是省给我们吃,让长身体的我们多吃点。可这次我

们都想让父母吃这最后一块肉。场面有点僵。这时,父亲一反常态,乐呵呵地笑了:“常言道,‘第一句话难说,最后一块肉难吃’喔。”话毕,把最后一块肉送进嘴里,动作干净利落,略带夸张。

当时,我们以为只是父亲酒后露憨态,为吃这最后一块肉,找点理由下台罢了,兄弟姊妹四个笑过一阵了事。如今自己已退休十多年,仔细回想,父亲的话和举动,其实蕴含了丰富的人生哲理,有很多层意思。每每忆起,都回味无穷。

昨天下午,我从医院吊完针回来。

我太太轻轻道:“阿兰·德龙走了。”

“什么?!”(我其实听清楚了,也听懂了。)

“阿兰·德龙走了。”我缓缓地却是木然地颓坐在沙发上……

是啊,说到底,我和大家一样,也就是一名翻译片配音的忠实爱好者,一名普通影迷。那些年,明知他身体日趋衰弱,家里又不顺心,事不断,时间他寻求安乐死恐怕也非拙撰,然还是希望我们心目中的男神——阿兰·德龙先生能长久长久地活下去,甚至冒出能否让他试试中医调理的念头。我们感谢阿兰·德龙先生通过他的经典作品,给我们乏味的生活带来那么多的快乐和那么多的艺术享受!尤其是那部《佐罗》,至今都具有迷倒众生的魅力,真是百看不厌。不必刻意去

我们会漂洋过海来看你

童自荣

说对了。这还要感谢老厂长把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给了我,而当初我还完全想不到会把这个角色安排给我。看了原片的人,都会赞叹老厂长出了一个奇招。我也不讳言,随着上世纪80年代《佐罗》在全国的公映,阿兰·德龙一夜之间红遍整个中国,而我的名字也随之名扬全国。我当然知道搞幕后配音也会出名,但居然会发生在我自己身上,这又是一个没想到。想想往事,挺暖心的。在“夜光杯”上,我提到过,1989年阿兰·德龙带着微笑在我们上译厂放映厅里观看《佐罗》(当时并无任何评语);接着又邀我们上译厂有关人员去北京马克西姆餐厅参加他的五十四岁生日宴,每人还收到一份礼品——阿兰·德龙牌香水。隔天晚上,又在体育场举办了一个热热闹闹的中法友好联欢会。我粉墨登场,煞有介事地冒充“佐罗”。我这个“佐罗”在广场伸张正义台词的尾音刚一结束,这位真“佐罗”恰到好处地大步流星跑上舞台,在做他的法语诗朗诵之前,不忘给我一个真诚热情的拥抱……阿兰·德龙这条汉子对我们艺人同行还是很友好的。我之后还提到,他希望我保持住自己的嗓音,就是在第二次来沪,上海影艺界为他举行晚宴上说的。他如同大哥哥对小弟弟的叮嘱,着实对我起到了极大的鞭策作用。

记得前些年,北京影视顺应中国影迷的心愿,策划组织通过电视与“佐罗”再见面的活动,也是为了体现中法友好的主旋律。邀请电发过去,阿兰·德龙很兴奋,痛快答应。电话打到我家里,我当然也是一口答应。可惜,正当飞机票都给落实好之

首次知道陆桥这个地名,还是在澳大利亚的凯恩斯。从港口出发到离岸数十海里外的大堡礁,途中靠上一小岛码头时,我好奇地问游船上的水手:“这是哪儿?”答:“您不知道?此乃鼎鼎有名的陆桥岛。就是低潮时岛与大陆有路相连,从岛上能直接步行至彼岸;起潮后路被淹没,两地之间只好靠船摆渡啦!”这是个有趣的地理景观,可惜当时正是涨潮,不然有机会上陆桥体验一下该多好。

之后得知韩国也有这么一座陆桥,我想,中国如此漫长的海岸线上,应该也有这种奇观。果然,网上一查,渤海湾中的大笔架山就是。

该山三峰并列相峙,中高二低,状似笔架,其东部又有一形如笔架的小山与之遥相对应,所以称之为大笔架山;但因位于海中,故又是个距海岸1.62公里的小岛。岛和陆之间有一条潮汐冲击而成的天然卵石通道,当地人称之为“神路”或“天桥”。因神路天然呈“S”形,故实际步行长度约1.75公里。山上有吕祖亭、五母宫、三清阁等建筑。三清阁供奉儒、释、道三教汉白玉石像多尊。

走过渤海上的陆桥

金国范

之亦可。因海水一天两潮,一次在昼,另一在夜。如当地阴历初一至初八和十六至廿三的干潮(即海平面最低,每天不同,间隔38—58分钟不等)时段,分别为11时35分到17时11分和23时59分到次日5时35分。大巴发车去锦州第一班时间是上午8点,返程末班车则在下午6点,如果没算好时间错过了,就只能在海滨旅店多待一夜了。摸清情况,次日是阴历初六,干潮点在15时35分,提早午餐,13时顺利抵达海边。按计划先摆渡至笔架山下登顶观景,再悠悠地下

七夕会

山等干潮。及至走了一段干路后发现,此陆桥确系天然,不像人工桥那么平坦,而自己对干潮的理解完全属想当然,以为穿着鞋便可轻松惬意地通过。实际的桥分成若干段即干一湿一干一湿一干。有些地方即使在最低潮位时,仍在水面之下,必须涉水而过。该湿区布满大小不等的卵石,有些长有青苔,卵石之间还有各种贝壳碎片,那是令人可怕的“地雷”。过第一个湿区时,由于没有经验,脱鞋赤脚,几十米后被“雷”击中,虽没挂彩,但已感疼痛,后悔没听卖拖鞋人的劝告。好不容易在同伴的扶持下坚持到干区,马上穿鞋,果然在第二湿区内行走速度加快不少。但此时潮位上涨,水也大了,逐渐从踝及腿肚,只好又慢下来。幸亏一小伙子见两位老爷爷走得艰难,过来帮助。过完第二湿区时水已没膝,但也终于通过了“仙桥”。没有浪漫,只有紧张,不过最后的胜利却是此生难忘。哪怕年逾古稀,“没有过不去的坎”的豪情依然油然升起。



夜光杯



流光溢彩 王照辉 摄